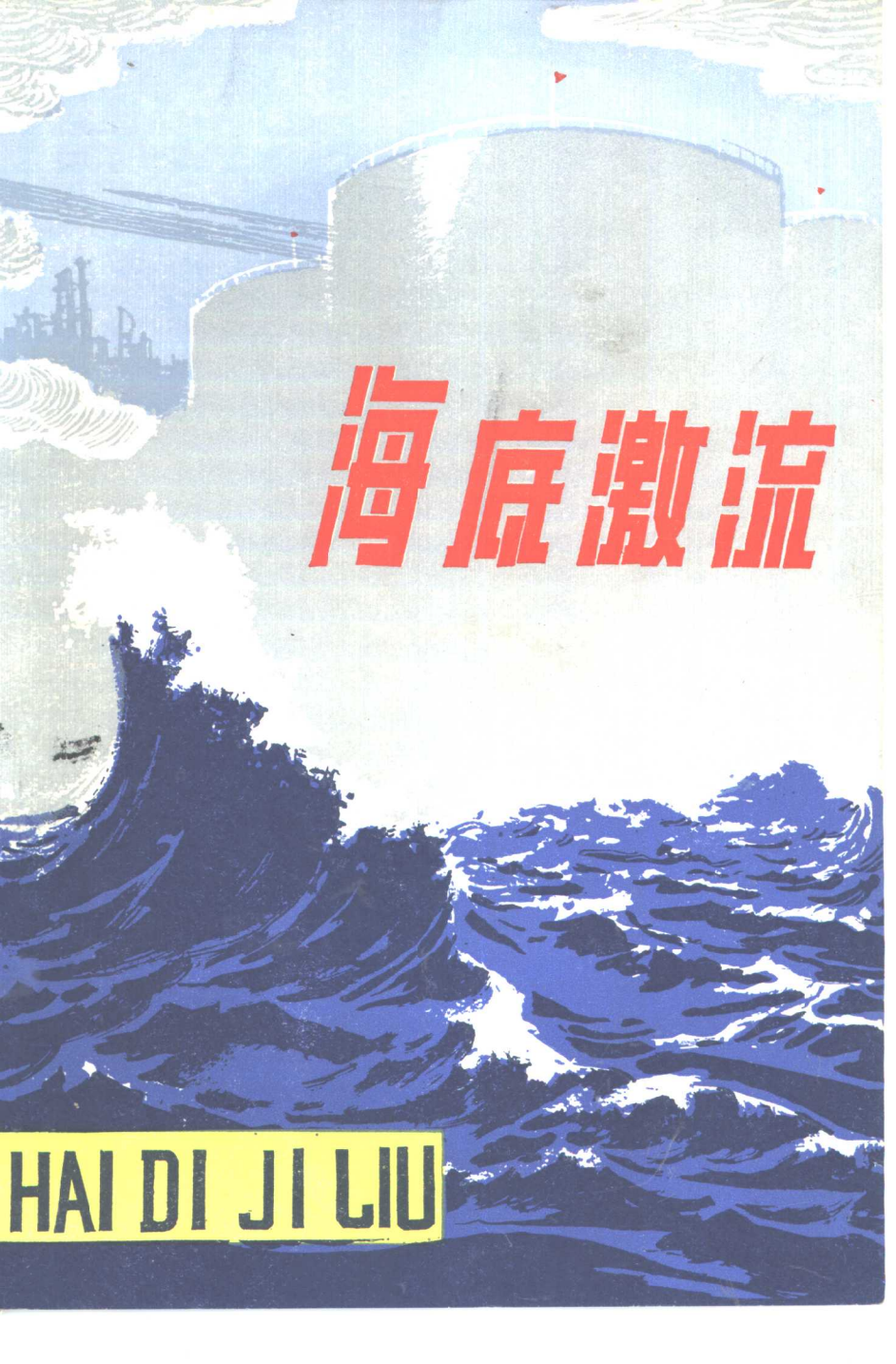




海底激流

HAI DI JI LIU

封面设计：葛自伟

海 底 激 流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小说、散文创作学习班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9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30,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1·610 定价：0.37元

内 容 提 要

《海底激流》是反映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工地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散文集，是继革命故事集《滨海宏图》之后，工人业余作者坚持“三结合”文艺创作的又一次尝试。本集共收小说九篇，散文六篇。

《海底激流》、《千锤百炼》塑造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芦竹》、《水》谱写了工农团结战斗的颂歌；《海湾里的驳船》、《车轮飞驰》、《眼界》、《蓝图上的风波》、《东海春梅》、《任务》，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会战职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崭新的精神面貌；《特等车厢》、《海滩行军灶》、《永葆革命青春》、《新崛起的栋梁》描述了新、老两辈革命战士发扬我党光荣传统的事迹；《焊花赞》突出了工业建设大干快上的革命精神。

目 次

短篇小说

车轮飞驰	李振国 (1)
海湾里的驳船	郑和中 (19)
特等车厢	沈勇强 黄炳海 (39)
眼 界	陈子法 孙涵定 (54)
蓝图上的风波	朱三棣 (73)
任 务	俞吾金 (89)
东海春梅	姚振裕 (105)
千锤百炼	赵志坚 (119)
海底激流	吴鼎强 (130)

散 文

芦 竹	黄大平 (153)
水	俞亮鑫 (166)
永葆革命青春	张少文 (173)
海滩行军灶	薛大伟 (184)
新崛起的栋梁	张海龙 (192)
焊花赞	赵宏元 (201)

车 轮 飞 驰

李 振 国

盛夏的骄阳虽还没升到当空，但当它钻过云缝露一下脸的时候，就向大地喷射出炎炎灼火。海滨公路上，一辆风尘仆仆的长途汽车靠了站，下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壮年人。矮墩墩的个头，象充足气的轮胎一样结实有力。一身工作服，敞开上衣，露出雪白的汗背心。这个人毫不犹豫地离开绿树成荫的公路，背起挎包，甩开双臂，大步流星地走向石油化工厂建设工地。他就是工地上汽车运输队的党支部书记纪云龙。前些日子，他参加公司举办的读书班，暂别工地两个星期。在这两星期中，老纪可惦着火热的工地呢！现在，他贪婪地东望西看、左顾右盼，那刚毅的眼神里透出惊喜的光芒。

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工地，真是日新月异，就象一幅初具轮廓的油画，在被精心地描填着五彩缤纷的颜色。乳白色

• | •

的工房，排列整齐，美观大方；相继竣工的厂房，有淡黄色的，有湖绿色的，争艳斗妍。桔红的反应塔、橙黄的合成塔矗然屹立，各种管道漆成宝蓝、嫩黄、翠绿色，凌空交错，环绕相接……听，远处传来的“嗵嗵”的打桩声，预告着那儿又将添描上新的色彩。

啊，这一切恰如迎面而来的春风，沁人心脾，似乎能驱走酷热暑气。老纪撩起衣襟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脚步迈得更紧更紧了。

“嘟嘟，呜——”，一辆卡车呼啸着，从忙不迭地跳到路旁的纪云龙身边一擦而过，车轮扬起的黄尘，一篷篷扑向他。老纪揉揉眼，定睛朝汽车后影望去，认出是小邵这个楞姑娘开的车。那车驶过前面一个洼坑时，打了个趔趄，猛然侧晃一下，车上高高堆起、好象小山似的黄沙，就刷地泼下许多。咳，怎么可以这么开车？老纪收回目光瞧瞧地上的黄沙，这一大滩土黄色与整个工地的色彩极不谐调，使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地皱了皱眉头。

身后又来了一辆卡车，越过他，到那滩黄沙边刹停了。驾驶员提着一把铁锹跳下来，动手把那些黄沙铲上车。

“老黄师傅！”纪云龙喊了声，劈步上前，撂下挎包夺过铁锹，飞快地铲起来。老黄师傅眯着眼睛，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后一仰，随即发出一阵由衷高兴的笑声：“哈哈，是云龙！从读书班毕业啦？”

“读书班是暂告一个段落，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哪能那么容易就毕业了。”纪云龙认真地回答。

“对！对！”老黄师傅满口赞同，又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年轻的领导：明亮的眼睛周围有一圈暗影，显现了疲乏的迹象。大概是熬夜学习，一大早就动身坐了几个钟头汽车，心切如箭地回工地，休息不足造成的；两眉之间的一道细细的皱纹更深了，表示更成熟老练了；抿紧的嘴唇边执拗的线条，显示出要求自己保持战斗姿态的决心。

“前面那车是小邵开的吧！怎么既超载装货，又高速行驶？”纪云龙铲完了地上的黄沙，抬起身问道。

老黄师傅古铜色的脸膛上，漾满了舒畅的笑纹，听了这问话，顿时抖落了笑容：“引擎转得猛，是由于油门踩得重呗！”这带有怒气的话里还有话哪！纪云龙立即敏锐地认识到，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于领导，可能这与运输队队长印锦德有关。

“老印这些日子，一心扑在运量上。刚才工前会时，他说‘大干快上，具体对我们来讲，就是多装快跑，就是提高运量。今天放高产，大家就得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不能含糊……’小邵这样的青年，热情、单纯，就超载、高速全来了。”老黄师傅气咻咻地说。

果然如此！老纪思忖着，与老印未交换意见之前，自己没有发言权，在背后议论是不妥当的，于是便说：“老黄师傅，下班后再细聊。至于小邵，你耐心跟她讲讲超载、高速的危害性，她会听的，会改正的。”他知道，老黄师傅有点倔脾气，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提出批评，如果对方不听，他就可能憋在肚里不愿再讲了。老黄师傅接过铁锹，拉开车门，走上驾驶室，蓦地又想起什么，扭头对着老纪咕噜了一句：“其实这黄沙，还不

知第四工程队要不要，硬塞去……”这才砰地关上车门发动引擎，把车开走了。怎么回事？纪云龙在一霎间有点怔住了。

他拎起挎包，沿着工地大道缓步走着。高悬在脚手架上的大红横幅，缀着醒目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快马加鞭，大干快上！”道旁一排排标语牌上写着：“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完成施工任务！”这豪迈的标语，使他感到象满载货物的汽车加足了油，有用不完的劲去完成重任。这激荡人心的口号，使他回忆起读书班上，公司党委书记曾经说的话：“大干快上，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干什么，怎么上，这里面有着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老纪想到，印锦德是个多年的老干部，工作积极负责，但是思想上存在单纯业务观点。他常爱提这样的口号：“多装快跑，提高运量”，“百分之百完成任务”……。可是究竟提高什么样的运量？兄弟单位不要也硬塞去？到底应该怎样去完成任务？靠超载高速？这些片言只语后面蕴藏了一种什么思想？他边走边思索着。

天空挤满了奇形怪状的高积云，就象扯断撕碎了的一片片棉絮，呆滞滞地移动着。在它们下面又有好多半灰半白的云块，仿佛星散的羊群，被风驱赶着，前簇后涌。“乱云天绞顶，雷雨不久临。”老纪不由加快了步伐。

二

工地上紧张的施工就象海堤外奔腾的波涛，汽车队调度室里同样飞溅着这大海的浪花。“喂，大石块卸在哪儿？……”

对，车子已派了，水泥楼板马上就运到……噢，四百吨道碴送到五号路去……”——打电话、接电话的叫嚷声此起彼落，嘀嘀嗒嗒的算盘声凑着热闹。鼎沸的嘈杂声几乎把两层芦席夹一层油毛毡盖成的房顶掀掉，滚滚的声浪使这间小屋显得那么拥挤，那么闷热。

长条身材的老队长印锦德却似乎觉察不到这闷热。俗话说得好：心定自会凉嘛！你看他，大刀阔斧地帮助调度员处理毕一些问题，又颇带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风度，指点着行车计划单交待了几句，轻松地掏出手绢拭去鼻子两翼微微渗出的油汗，意气扬扬地走到隔壁的办公室里，踱到贴在办公桌对面墙上的统计表前。看到表示运量的红箭高高昂起，老印的眉际浮现出一团毫无掩饰的洋洋喜气。对完成这个月的运量指标，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好比一颗定心丸下肚，笃定！

以精明强干自负的老印，越来越欣赏自己大刀阔斧的作用。运输嘛，就得好大喜多——运量大，吨位多，三下五去二，干脆又利落。眼前的红箭映得他容光焕发，真是看看惬意，想想开心，清瘦的面庞上流露出压抑不住的踌躇满志的神情。

老纪迈进门，一团掺着浓郁汗味的热气扩散到全屋。身上雪白的汗背心精湿，沾满了黄土尘。老印听到脚步声，从轻飘飘的陶醉中惊醒过来，回眸瞥见纪云龙，心里乐开了花，敏捷地几步跨过来，顾不上寒暄，就搂住老纪的肩膀，拉到统计表前，“你看看，这些日子生产任务完成得不错吧。这个月的计划，别说百分之百的完成，就是超额万把二万的，也是汽车开在柏油路上——稳稳当当的！还有，今天安排了一批大票

业务，放个高产日，来个‘锦上添花’！怎么样，招待你回队，‘接风酒’不赖吧！哈哈——”印锦德热烈地不歇气地说着，一心要同纪云龙共享几乎溢出心田的喜悦。

耳听印锦德这一串诚挚的话语，老纪只是淡然一笑，因为他从老印的话音里听出一种危险的情绪，一种错误的思想，也就是老黄师傅一针见血的评议——“一心扑在运量上了”。这种情绪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影响到群众，譬如小邵。他觉得必须趁早提请老印注意。纪云龙含蓄地从挎包里取出一份材料，“这是兄弟单位的发言稿，你看看。”

印锦德接到手就漫不经心地转身撂在桌上，“读书班的精神，以后有空传达吧。你先去洗个澡，我吆，还有许多事要办……”当他的视线滑过那材料，发言稿的题目刺进了眼帘，“噫，《批判运量挂帅，不做吨位奴隶》——”一个敏感的意念飞快地闪过他的脑海：“老纪拿这给我，是否有所指？”心里酸溜溜火辣辣，有点不是味儿。转瞬又自我解嘲：千方百计提高吨位，把运量搞上去，是为了加速工地建设，总不能算作“奴隶”吧！

老纪仿佛看出印锦德的思想活动，就说：“抓什么样的吨位，靠什么去提高运量，是个方向路线问题！老印，咱们可不要把政治学习视作软任务，可松可紧可有可无啊，否则各种问题都会冒出来。”

“不至于如此严重吧？这些日子生产蛮正常嘛……”

纪云龙把刚刚看到小邵超载装货、高速行驶的事告诉老印：“存在这种不安全的苗子，能说正常吗？”“这是极个别的例

子。”“这个别例子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老纪很委婉地说。

调度室纷沓的嘈杂声透过墙壁传过来。老黄师傅那句“不知人家要不要”的话一直萦绕在纪云龙心头，他想去调度室看看今天的业务安排，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印锦德跟在老纪后面，刚踏进调度室门，“嘀令令——”，电话铃尖叫起来，在老印的耳里，这铃声似乎不同凡响，不觉立定了，侧过身来对着它。一个调度员抓起听筒，“喂——噢，小邵啊，什么事？”他那布满汗珠的脸容，随着听筒里传来的急促的细语尖声，而露出一一种感到意外的惊诧神色。印锦德忙一个箭步上前接过电话筒。

老黄师傅和小邵等六辆车，是运一千吨黄沙到第四工程队去的。对这一千吨黄沙，老印是寄予很大希望的。现在却听小邵说，由于没有场地可以卸，工程队要求即刻停运。“两斤核桃，一斤半壳”，一千吨运量，倒有好几百吨靠不住了，印锦德陡地一惊：“喂，小邵，你跟客户商量商量，说明我们今天是放高产，好歹叫他们克服一下。”

“刚才运的二百吨就是找尽了杳杳晃晃才卸下的。工程队的同志讲，再也不能收一吨沙了。”

老印心想，第四工程队过去一次就进过一千多吨黄沙，现在到了节骨眼上却拿娇作态起来，扭头朝老纪瞧了一眼，唇边掠过一丝苦笑：“你看，这种客户真是只吃馒头不啃石头——尽想美的。他们有困难，我们协助；我们有苦衷，他们一点儿也不体谅。”

纪云龙一进门就在调度桌上拿过一叠托运单翻阅着。他看到第四工程队托运黄沙的单子有好几张，要运的日期也不同，有昨天，今天，明天，后天等，每天是二百吨左右，因而他完全明瞭了老印的“苦衷”是什么。他以鲜明的态度表示自己的看法：“解决兄弟单位的困难，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安排业务要根据施工单位的需要！”

“你是说停运啰？可运量、高产——唉！”一种交织着失望、惋惜、留连不舍的情绪兜上心来，老印好象突然发觉，这调度室是多么闷热啊，简直叫人恍若芒刺在背般的难受，不由骚动着身子。照他的心思，只要把黄沙卸在工程队的围墙内，管它什么地方就行了，何必多事！可现在，他眼睁睁地盯视着捏在手中的电话筒，嘴唇噤着没作声，真好似汽车开到没有路标的三岔口——不知向哪，左右为难啊！

纪云龙还发现有好多几十吨、百把吨黄沙的托运单没有排进行车计划，就把它抽出来放进挎包，他提议：“到现场去看看吧？”正六神无主的印锦德思量也无不可，走就走一趟吧，于是对还在焦急地等候回答的小邵说声：“我就来”，便“咯嗒”一声搁上听筒。

三

天边浓云升起，但当头的艳阳象一火伞撑在半空，把工地大道上一团团飞舞着的黄尘炙烤得好似泛着光。虽然一丝风也没有，但工地上的人声机声马达声欢乐地喧嚣着，震破了仿

佛凝固着的空气，来回穿梭的汽车带起一阵阵挟裹尘土的疾风，宛如快艇驶过平静的湖面，掀起一道道波浪。

走进第四工程队大门，过道两侧的宣传栏上贴满了鲜红鲜红的“挑战书”之类。纪云龙眼一亮，饶有兴致地一张张逐次浏览过去。老印不耐烦地扯扯他的衣袖：“咱们自己的事迫在眉睫，还有这份闲心思。快走吧！”纪云龙诡秘地说：“老印你瞧，他们在向我们挑战呢！”“哦……”印锦德回过身来，巡视起那些大红纸，可哪儿也没看到运输队被人点名挑战，不觉困惑地眯起眼睛瞅瞅老纪。纪云龙噗嗤一笑：“你看，他们订了跃进规划，展开竞赛。‘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我们运输怎么跟上这突飞猛进的形势，不是还得制订‘应战措施’吗！”

“嗨，这只不过要我们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多装多运吧。”

老纪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仅仅从多装多运着手，恐怕反而帮倒忙！”“啥？！”这句话噎得印锦德瞠目结舌。“因为你的出发点错了”，纪云龙又补了一句。

老黄师傅开着空车从里面出来，见到他们俩，就刹车，头伸出车窗，手指着印锦德：“去看看！人家准备分几批进的黄沙，你并在一起运，人家急需瓦筒，打几个电话来催，你却推三推四，拖延着不解决。怎么搞的？”老印觉得难以作答，就敬而远之地避开了，朝里走去。

老黄师傅向老纪诉说：“第四工程队决定下一个基建项目提前上马，原来堆黄沙的地方要清出来破土挖地基，一时哪来得及腾出能放上千吨黄沙的场地。另外，这里要筑路，今天必须先把作下水道用的瓦筒埋下土。我们没安排车辆，工程队

打算用小推车运瓦筒。我想帮他们跑几车。”纪云龙认为老黄师傅这种主动精神很可贵，马上允诺了，支持他这么干。

四辆装着黄沙的汽车停在道旁。小邵那辆车，油泵顶起了平台，车后一大堆黄沙。工程队的同志正顶着酷日，汗流浹背地把这黄沙装上小车，准备推走。事情是如此的明摆着，这就是硬卸车给工程队造成的后果！看到这景象，印锦德气坏了，正想责问是谁干的，忽而想起自己刚才那个心思，“只要把黄沙卸在工程队的围墙内，管它什么地方。”他哑口无言了，只得狠狠地盯了小邵一眼。

纪云龙走来，看了看气冲冲的老印和撅起羊角辫的小邵，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在旁观望的驾驶员们，说：“来，人多能移山！”说着，放下挎包脱下外衣，捏起一把铁锹，拉开架势，就和工程队同志一起铲黄沙。“老纪！”驾驶员们惊喜地喊道，立即跟着也动起手来。小邵在纪云龙身旁边铲边讲：“纪师傅，你回来了也不先打个招呼！”“我想招呼也来不及，你这么嗖地一下，就窜过去了。”纪云龙比着手势说，引得小邵哈哈大笑，可是老纪立刻收住笑容，严肃地对她讲起来……楞姑娘羞颜抱惭，低声嗯着，但她手中的铁锹却挥得更快更有劲了。

一堆好几吨的黄沙，不一会儿就被消灭了。工程队负责材料工作的老葛同志直起腰，拄着铁锹说：“印队长，象这种增麻烦添手脚的黄沙，我们不要了。”印锦德不知所措地望着纪云龙，同志们也围了上来，询问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射来，集中在老纪脸上。纪云龙对工程队同志讲：“好，马上停运。以后你们要材料，我们尽量做到分期分批、随要随运！”老葛满意地

绽开了笑脸：“谢谢你们的大力协作。”“哎，一家人不说客气话。咱们好比一辆汽车上的前后轮子，是朝着一个目标跑的嘛！”

老印在一旁，却似二十五只兔子揣在怀里——百爪抓心：这么零打碎敲的，运量怎么保证，吨位怎么上去？刚想开腔，老纪先发问了：“这余下的黄沙怎么处置？”小邵急切地插进来：“油罐区地方大……”印锦德寻思，对，这是个大户头，只要通融一下，几百吨黄沙运去是料无问题的。想到这里，手臂一挥：“走！”“等一等！”纪云龙喊了一声，又从挎包里拿出几张托运单：“这几个单位要黄沙，而且托单上还写着‘等用’。我看黄沙送到他们那儿去吧。”老印一瞧，就明白这是几个小户头，有五十吨，有百把吨的，由于今天放高产，全给自己搁置起来。“把整票业务打碎分卸，多麻烦。”印锦德不禁惋惜地嘟囔着。

“小票业务也要完成，况且这些单位是‘等用’，不然会影响他们的施工。”

“找医生治疗的人，总说自己病重。”

“怎么可以用市侩的眼光看待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即使有个别单位虚张声势，只要我们善于调查研究，也能摸清情况。”

老印忙另拣个角度分辩：“车上装着货，车轮在飞滚——我们的汽车可没晾着息着！路得一步一步走，业务总得一票一票清。大票业务也是为工地运的，一样嘛！”

“不一样！运量大吨位多的，抢着干，运量小吨位少的，推推掉，这样做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运量，对工程是不利的。工

地上的运输很繁忙，这正要求我们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车辆。”

印锦德自知理亏，不再吱声。不过心底升起一阵烦恼，今天的高产肯定要打折扣了。

纪云龙对大伙儿说：“宁肯自己麻烦千遍，不使施工单位为难半点！”小邵和同志们热烈响应，听从老纪的现场调度，接受新的任务，开车分头走了。

老印依然不乐地扭转了脸，发现老黄师傅正和工程队的工人同志一起从车上往下卸瓦筒，他“蹬蹬蹬”地奔过去，十分惊讶地问：“这瓦筒是谁要你运的？”老印暗忖：瓦筒是空心的，分量轻，体积大，一车装不了几个，好几车才不过象挖耳勺似的一点点运量。满心盼望放个高产日，这个倔老头偏要做这种吃力不投巧的业务，简直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这些盘算和想法迅速地掠过印锦德的脑际，刚刚一阵烦恼顿时升华为一股火气，冲着老黄师傅迸发出来：“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吗！”

纪云龙来了，他把印锦德拉到一边，把老黄师傅为什么要装运这批瓦筒的原因告诉他，并讲：“群众中激发出来的这种急工程所急的积极性，我们应当珍惜，决不能泼冷水！再说，老黄师傅事先是征得我同意的。”

又是你！印锦德擦起眼睑瞟了老纪一眼，难以发作，就似乎漫无所指地嚷了一声：“小庙里的菩萨，见不得大香火！这一点点运量，靠边站站吧！”

卸完瓦筒，准备把车开走的老黄师傅听见这话，就紧接着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全局，运量少了也值得！”

“讲得好！”老黄师傅识大体顾大局的态度，得到纪云龙的极口嘉赞。老纪又说：“我们还要学习‘堤外损失堤内补’的龙江精神，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弥补空缺，一定能多快好省地完成计划……”

“讲得好”三个字使印锦德的心急速地收缩，身上的血顿时涌到脸上，他根本听不进老纪后面的话，他只以为纪云龙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地抹煞了他苦心经营的运量高产——不行！非得扭转老纪这种做法不可。他喊了声：“老黄，不能再去装瓦筒了——”说着想跑过去拦住汽车。老纪一把拽住他，汽车开动了，车后扬起的尘土，仿佛在嘲笑老印的拦车不成。印锦德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

突然，“老纪！”一声呼喊使纪云龙和印锦德都回头去瞧是谁，原来是工程队的老葛。老葛急急地朝他们开口道：“能否安排几部车，给我们运四十吨钢筋？”原来指挥部来个通知，要第四工程队负责施工的混凝土座基立即动工，不久自动线设备运到，就可以安装了。

“你们梔子花白兰花，一天几个变化，连累我们团团转、无计划！”老印忍不住插了一句。

“行啊！什么时候要？”老纪却认为这些情况的变化，正说明工地形势在飞快发展，压抑不住满心的喜悦。

“人力机械已调配妥当，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希望你们在今天傍晚以前无论如何送到！”

老纪略一思索，想起一件事，便说：“那么黄沙和水泥石子的需要数也尽早通知我们，明天好组织运输。”